

读+ Neo-reading 周刊



扫一扫发现更多



与AI共舞

最近,“文科倒闭”论甚嚣尘上。有人惊呼:AI写的文章越来越顺了,文科生岂不是要集体失业?

顺可不等于好。我经常用AI做文本处理,也常跟它对话,承认它在搜索、整理方面表现出色。但要它写文章,读来一股浓浓的AI味,那是一种规规矩矩的平庸,资料库里剪刀加糊糊的味道。

我跟AI表达上述感受,它回复我:

“是的,AI的局限性明显:它缺乏真正的创造力,无法理解人类复杂的情感,更遑论进行价值判断。在需要深度思考、情感共鸣和创新表达的领域,AI依然难以企及人类。”

它还举了例子,以证明自己的不足:

“以文学创作为例,AI可以模仿名家风格写出流畅的文

字,但无法创造出《红楼梦》这样饱含人性洞察的巨著。在历史研究中,AI可以快速整理史料,但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对历史事件做出独到解读。这些都需要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和情感体验。”

是不是很有自知之明?但你知道,这也不是它的洞见,仍是搜索以后的“拿来主义”。

洞见来自人类深刻的理解和批判性、创新性思维,要产生原创性的成果,解决现实问题。这种能力在AI时代可能更加珍贵。我们与其担心被AI取代,不如思考如何与AI共舞。

如果说理科推动了社会进程,那文科实际是在对社会进程作出观照,结合田野调查,回应时代之问,在这一方面一刻也没停止过。

王永芳

2025年3月4日 星期二 主编:王永芳 责编:马梦娅 美编:职文胜 版式:陈笑宇 校对:刘明

从低能社会到高能社会、极能社会 专栏

最早为丝绸之路命名的人是他 读书



苏德超。

哲学教授让AI写了一首诗

“我们所有的人文学科,如果不能进入人的心灵,我们就一无所有了。它跟理工科不一样,理工科可以提供工具,但文科就是要进入心灵,而进入心灵最强的就是文学和艺术。”苏德超在哲学世界挥洒自如,但有时候也苦于“进入人的心灵”,用文学来表述哲学思想对他来说是个挑战。

他在很多场合表达过,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同一个哲学母题的复制。比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“同来望月人何在? 风景依稀似去年”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”“阍中帝子今何在? 槛外长江空自流”“庭树不知人去尽,春来还发旧时花”……他认为这些都是“物是人非”母题,说明人根深蒂固地恐惧死亡、渴望不朽,想要留住过去但是又留不住。当然他也承认,人文的东西不怕重复,同样一首歌,王菲唱了别人还可以再唱,只要唱出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声音质感就行。

苏德超这番见解遭到其他文科老师笑骂反击:同样的哲学母题,苏老师你也来写一个呀!

这就轮到苏德超尴尬了。

可是现在有了AI,据说AI很会写。

于是,苏德超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输入了AI,并要求对方据此写一首词出来。他说:“我想请你写一首词,使用跟苏东坡《大江东去》的相同意象,并且用同一个词牌,但要表现跟他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内涵。我希望在你创作的新词里表达以下价值追求:1.人世一切都在变。2.但我偏要执着于变化。3.这是因为,变化带给我无穷的乐趣。4.变化之外,一无所有。5.我决不离弃变化。6.哪怕最终毁灭,那也胜过将自己托付给想象中的永恒。”

苏德超看过一些AI写的东西,知道其弱点是堆砌,于是“贴心”地补充了几句:“请多思考一阵子。这样的精神气质在汉语传统中并不多见。你恐怕难以直接套用。你需要反其意而用之,开出一番新气象。谢谢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,几秒钟功夫,AI吐出了答案——

《临江仙·赤壁新咏》

崩云裂岸江如沸,银鳞漫卷沧浪。何须桡楫论兴亡?

笑指星霜皆过客,敢嘲亘古无王。

且嗅飞涛斟北斗,浮生当醉千场。休言浪沫总空茫——

今朝虹影碎,明日雪涛狂!

醉滔滔!

苏德超盯着屏幕,“没错,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,我一辈子可能也写不出这个!”

随后,他把他的微信朋友圈签名改成了“笑指星霜皆过客,敢嘲亘古无王”。

学生经常问他“学文科有什么用”

作为哲学教授,苏德超对AI感觉很好,“道理能够打动我的理智,形象的表述可以打动我的情感,以前的理智拽着我的情感跑,现在他们并肩往前跑了”。无论是引经据典,还是形象化表达,AI“正在成为我非常完美的教学助手”。

与此同时,他在AI面前也很自信。就拿那首《临江仙》来说,虽然他承认自己一辈子可能也写不出那样的词句,可是“方向是我的,指令是我的”。他认为,大语言模型替用户创作文学作品,主要呈现为一种概率计算,通过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向量,在训练中统计词频,写作时再根据词与词之间结合的某个特定概率选择后续词汇,句子就这样逐字逐词地造了出来,然后连字成篇;至少就目前而言,大语言模型给出的答案主要基于统计显著性,是某种“模式匹配的笨拙统计”。

苏德超信心满满地表示:AI就是我们的宠物,是帮助人类变得更加强大,“养宠物有两种养法,第一个你是主人,它是宠物。第二种是宠物成了爹,你成了宠物的宠物。当我们在宠物面前失去了主人这个角色时候,宠物会抛弃我们”。

但是,作为普通人,苏德超确实看到了AI对文科带来的压力。不但社会上开始质疑文科存在的必要性,他的学生们也有焦虑,经常问他:学文科有什么用?如何找工作?

苏德超对此作了深入的思考。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随着AI的发展,所谓“博闻强记”已经变成了文本检索的熟练工种,很多文科研究者都在做经典文本注释和比较,这些研究在梳理文本、勾勒概念谱系方面具有重要价值,然而,这也使得文科研究容易在低水平上重复,“重复古人,重复洋人,食古不化,食洋不化,说着自己半懂不懂、似懂非懂的话”,无非是对已有内容的梳理或对比,鲜有“新质”贡献,其工作前提是耐心、细心和必要的时间。

那么,文科真的要没落了吗?

苏德超的答案是:AI时代,文科需要变革,文科要回应时代之问。

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苏德超:

AI时代,文科要有“新质”贡献

前不久,《南风窗》杂志发表报道,说哈佛大学在20多个系中取消了30门课程,其中多数属于文科专业。也有国内媒体报道,近十年来,我国“文科专业裁撤力度较大”,这些现象被有些论者概括为“全球文科倒闭潮”,或者“文科大撤退”。

近日,在微博上,“文科衰落”相关话题常常有几百万的阅读量。相应的,一些网红大V对文科前景的评说也引来不小的声浪。

文科究竟还有没有用?有什么用?文科生该怎样面对AI大潮?带着这些问题,长江日报《读+》周刊上周专访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苏德超。他主讲的《哲学核心问题》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(2020)。他在抖音上用幽默的语言讲哲学,账号“大脑门儿苏德超”粉丝数上百万。

现在的问题不是文理科之争,而是有无创造性之争

读+:文科真的会被AI取代吗?

苏德超:其实理工科才是更容易被AI取代的。理工科的数据量大,但结构性强、精度高,可以直接进行量化分析;文科的数据量虽然不如理工科大,但是结构性不强,没有明确的格式和定义,来源广泛,无法直接量化分析,精度低,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标注。就此而言,人工智能的特点显然跟理工科工作更接近。

这似乎跟大多数人的观感不相符。然而,这只不过是文科对象的切近性让公众对文科被取代的印象更为深刻,因此也更加焦虑。几十年前,计算

器普遍取代人脑计算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,因为人们只把计算视为外在的工具性操作。现在,利用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米斯·哈萨比斯和约翰·乔普等人开发的AlphaFold,可以将过去耗时数年的复杂蛋白质结构预测缩短到几分钟,普通公众依然无感。但当人工智能写诗谱曲时,情况不同了,这种冲击远非工具性替代所能相比。

此外,很多被取代的理工科人员,他们可能缺少文科的朋友,所以他们或者没有发声,或者发声没被公众注意到。文科生有更多的发声渠道,所以他们的焦虑比较容易看见。

但是,我认为“文理科之争”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,在AI时代,真正面对的,是有创造性和无创造性之争。非创造性的重复工作,确实容易被AI取代,而且这种取代已经成为事实;数据录入、文案撰写、场景配音、客户交流……甚至在新材料设计与材料性能预测、化学合成优化、蛋白质结构解析等高度复杂的工作上,人工智能也开始深度参与。这些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,其典型特征是标准化、结构化、开放性弱、重复性高,不涉及情感。从哲学上看,以上取代跟计算机取代人类计算类似,是工具性替代。

回应时代大潮,文科需要变革

多大学也开设了“人工智能+传统文科”等学位项目。

此外,我们还需要新的视角。比如,照相机出现之后,新出现了一个职业叫摄影家。有了相机之后,写实绘画大受影响,各种抽象主义出现,这时人们发现,原来绘画不一定是复刻世界,线条、色块、色彩的创新组合也可以打动我们,这是不是又带来艺术史上巨大的变革?照相机使艺术家开始分流,文科也一样会出现新的变化,比如有老师教大家,如何做一个好的提问者,更好地向AI发问,更好地利用AI来产生结果。

除此之外,AI时代需要文科做的工作还有很多。人工智能出现之后,大量重复性劳动就不用做了,那么今后的资源应该怎么分配?如何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享受人工智能的成果?

再比如,AI提高了人类的工作效率,那我们提高效率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提高效率吗?在提高效率上面来个加速度吗?这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,你把时间节省下来干什么?人的生命长度是个常数,一生那么短,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过我们的一生?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这些问题都需要真正的文科来回答,所以文科会越来越重要,但同时也需要文科更新它的研究方式、教学方式,回到文科的本质。

读+:学文科有什么用?

苏德超:人跟动物、跟野人最大的差别是,动物总在考虑有用的东西,而人必须考虑一些“无用”的东西。一个人类学家到原始森林碰见一个人形生物,怎么判断他有没有进入到文明?如果他带了匕首,就去

看他匕首柄上有没有雕花。如果雕花了,那说明他已经不是个野人。花对野人是无用的。

假定你有两个朋友,第一个,你碰见工作中的问题就去找他,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;第二个朋友是你每次闲着无事的时候就去找他。你在网上看见一个段子笑得乐不可支,你就发给他,看到个片子痛苦伤心,你也发给他。你跟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从来没有聊过“有用”的东西,回来之后你都不知道你聊过什么,但你觉得好像特别放松、特别舒服。请问哪一个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更重要?

肯定是后一个嘛,因为你是跟他生活呀,你没把他当“工具人”。

如果我们爱一个人,爱我们的亲人、家人,我们也愿意更多地跟他做一些貌似无用的事情。而这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,常常是对人生、价值、爱与美的追问探索,也正是千百年来文科一直思考的。文科也还要思考社会问题,关注于人类发展、社会实践、人民福祉,探求“大用”。人工智能恰恰把我们解放出来,让我们去做这些追问探索。人类自诞生以来,面临的终极问题就没有改变过,其他问题是终极问题的变奏。新技术应用会产生更多的繁复内容,容易让我们迷失在无关紧要却在咫尺的细节里,忘记人为之的人文要素。在新技术浪潮之下,在理工科“有用”的意义上,文科也许是“无用”的,但它指向一切有用之物的目标。

创造性往往也是在这里,AI给不了我们。AI没有耳朵,没有眼睛,没有心理,它如何参与社会实践,回应现实之问、时代之问呢?它的所有回答只能是“抄表”,从文科视角来看没有新东西。“新质”贡献,需要人来创造。

面对AI,要敢于追问、善于追问

到底是什么?这种提问方式在AI时代对我们很有用,因为已有的赛道别人可能已经做到90%,你再做到91%、92%很不容易。这时如果提出一个新问题,有了新的回答,就相当于开辟了一个新赛道。

问题是什么?立场是什么?你的答案是什么?常见的质疑和回应是什么?就是这4个主要部分,我们要去思考,向社会实践、向哲学、向科学要答案。

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倡大家哲学学,哲学学的最大好处就是启发大家的思路,开阔大家的思路,哲学不会让你一条路走到黑。就好像我们看庐山一样,你只沿着一条路走,就只有一种观看方法,好的导游会请大家回头看,角度不同风景就不一样。还有,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世界,还要改变世界。

前几天有一个出版商来找我,他讲了一个案例,说他们去年有一本书特别畅销,是泰戈尔的诗集。这本书在中国有很多版本,也卖了很久,为什么他还能卖出好成绩?他是到宠物店卖。因为泰戈尔的诗能够提供心理安慰,而宠物也是给我们提供心理安慰的。他把两者衔接在一起,一年卖了十几万本。

读+:这是否就是在提问,书为什么一定要在书店卖?可不可以换个场景卖书?

苏德超:这就是提问的改变。如果只是按照别人的赛道走,不见得有这么成功。在AI时代,应该是提出新问题,用新的行为方式去回答新问题,开辟一个新赛道,哪怕那个赛道很小,但是已经足够,可以做到小而美。

读+:这个案例确实不错,关于向AI提问,还有哪些技巧和心得呢?

苏德超:AI自己运算完的时候,必须让它自己再三审查信息源,它的那些信息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那些关键词是否有真实的来源?给我注出来。然后让它自我审查逻辑,包括我们也要审查其逻辑,逻辑是否有漏洞、缺环,是否有潜在的自相矛盾。

有时候还要用不同的AI,让两个AI打架。你在一个AI面前表现的爱好,在另外一个AI前就不要表现。比如说我在小红书和抖音关注的博主类型完全不一样,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不同的东西。

最后,我认为不要轻易地把你的那些非常关键的信息给AI,这非常危险。